



乡土记忆

彭哲

“井拔凉”消暑

炎热夏天的到来,让我想起了儿时乡村里常喝的那种“井拔凉”水来。

所谓“井拔凉”水,其实就是炎热的夏天从水井里刚打上来的井水,是昔日乡间夏天的天然“冷饮”。上世纪80年代前的乡村,随处可见有着上百年或更早历史的老井,老井里的井水离地面有好几米深。用轱辘或井绳把水桶沉入井里,盛满水后,再用力把它从井里提吊上来。刚提到井口的水都会冒着一股冷气,带着阵阵清凉,看着就让人“晶晶亮,透心凉”。于是,就有了“井拔凉”这个水汽氤氲的乡土叫法。

我们村里也有一口老井,相传明朝初年就有了,离我家大约三里地。小的时候,都是爷爷去老井担“井拔凉”水,我会跟着。去时,爷爷都会嘱咐我,带上家里的葫芦瓢。

担水要带葫芦瓢?那时,到这口老井打“井拔凉”的人很多,需要排队。排在前面的人,刚从井里打上来一桶水,就会遇上刚刚赶来喉咙里干得冒烟的人冲过来,也不问是谁家的水桶,脸趴在水桶边就往肚子里使劲儿灌,解渴又解乏。更有意思的是,喝完 after,也不说声“谢”,抹抹嘴巴,然后拍着溜圆的肚皮,自顾自地展示着满足的表情。反倒是水桶的主人问道:“喝好了吗?喝好就担走了。”

爷爷是个“穷讲究”的人,他说这样不卫生,而且喝得太快太急容易腹胀伤身。打好水后,他把葫芦瓢放在水桶里。在往回担的路上,遇到田间劳作归来的老乡或急匆匆赶路的人,爷爷总会停下来,让他们用瓢舀上“井拔凉”慢慢地消遣,甚或往他们头上浇一瓢“井拔凉”,暑气顿消,浑身舒坦。

“井拔凉”担回家后,大汗淋漓的爷爷放下扁担,用葫芦瓢舀两瓢水倒进脸盆里。然后端上脸盆到院中洗涮起来。他先两手捧水,脸上头上划拉一遍,然后再拿条毛巾,沾水后擦洗上身,最后从头上浇下。每当看到爷爷洗完后露出凉爽舒畅的惬意神情,我就吵闹着也要来一把。奶奶则会把“井拔凉”分倒在几个盆里,然后,一个盆里放进刚摘下来的西红柿、菜瓜等。这些经过“井拔凉”拔过的瓜果,吃起来更加清凉爽口。其它盆里,则放进剩菜剩饭,端在阴凉处,让“井拔凉”帮着冷藏,以防变馊。

我最喜欢的,还是奶奶用“井拔凉”拔过的夏至面条。夏至那天,故乡的人们普遍要吃一顿细粮做的面条。奶奶将煮熟了的手擀面直接捞入刚担回来的“井拔凉”水里,待面拔凉,再捞入碗里,俗称“过水面”。然后用芝麻酱、花椒油及老陈醋那么一拌,那碗凉津津、香喷喷的过水面,绝对称得上是人间美味。

难忘时刻

“画”信

刘琪瑞

早年,父亲远在千里之外工作,母亲在老家带着我们兄妹5个生活。那时,城乡通信手段极为落后,本地通话都成问题,更别说长途电话了,因此和父亲的联系只有靠书信往来。可母亲没上过几天学,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,写信回信只有让我这当老大的代劳了。

那时,我大概上小学三四年级,识的字也不是很多,写信时遇到生疏的字,我又不能用拼音,因为父亲说过,他没有学过拼音,不会拼。那怎么办呢?母亲点着我的额头,笑眯眯地说:“你个傻孩子,不会写不要紧,难道不会画吗?”于是我们娘俩一起写信,她说我写,不会的字就“画”。比如,母亲说:“家里的老母猪生了一窝崽儿,需要粮食喂养呢。俺给你带着5个娃儿,也要培养成人,也需要粮需要钱,一两个月没见你的信了,半年多没寄钱了,你看咋办?”我照着母亲的话原原本本写,可“猪”和“崽”不会写,母亲摸过笔,在我空的地方画上大猪和小猪。你还别说,母亲画画儿很有天赋,画什么像什么。

更有意思的是,母亲还会用实物替代不会写的字。母亲嫌画字儿费事,有时干脆剪来花花草草,拼贴上。春天小院里的迎春花、杏花、桃花开了,母亲要表达喜悦心情,她就和我采来黄的粉的花儿粘贴上;夏天的麦子成熟了、丰收了,就把金黄的麦穗剪去麦芒贴在纸上;秋天漫山遍野的枫叶红了、银杏叶黄了,就捡拾片片落叶寄去;冬天的大白菜、老地瓜收获了,入窖储藏了,可这些物件太大,不可能剪贴上,母亲就把白菜、地瓜叶剪成小圆片粘上……

后来,父亲调回到了老家,他把我们给他写的信当作宝贝,也带回来了,整整一大箱子。我们翻看着那些皱皱巴巴泛黄的书信,不由哈哈大笑,这哪儿是信啊,简直是老和尚的百衲衣,花花搭搭,斑斑驳驳的。只可惜这些剪贴画似的信,在父亲病故后,按照母亲的意愿,都在父亲的坟前烧化了。母亲幽幽地说:“是他的东西,都给他吧,也让你爸在那边不冷清……”

岁月留痕

捕 蝉

寇俊杰

炎炎夏日,最吸引我们的就是蝉了。小时候,每年暑假,捕蝉是我们最爱玩的了。蝉虽然个体小,但它不善于伪装,绿叶黑蝉,本身就很醒目,而且它还嘹亮地叫着,全然不觉这叫声更能暴露它的藏身之处,所以在蝉傻乎乎的叫声中,它已成了我们瞄准的目标。

但捉到蝉并不容易。它落在树梢,个体又小,我们只能透过茂密的树缝看到个黑点。它还很机警,树枝稍微一晃动,它“吱”地一声,瞬间就会飞得无影无踪。

捕蝉也是个技术活儿。“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”。对我们来说,是“再难捉的蝉也斗不过淘气包”。时间久了,平房顶上会裂开几道小缝,最好的修补材料是沥青。用剩下的沥青又成了我们用来捕蝉的好材料。我们找来旧洋瓷碗,把沥青熬成糊糊,然后拿一根长竹竿,如果不够长,还可以再接一根。总之,人多力量大,这些材料还是很容易找的。把竹竿接好了,我们有的拿竿,有的拿沥青碗,像要上战场的解放军,雄纠纠气昂昂地向树林走去。

古城旧事

学工盖楼房

1969年八九月份,因“文化大革命”停课三年的太原市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和小学终于复课开学了,但因课本没准备好,上课都是时断时续的。1969年下半年整整一个学期,我们班只上过一节化学课和一节物理课,其他时间多为挖防空洞和被学工学军学农所占用。1969年底,中苏关系全面恶化,全国上下都在准备打仗,复课不久的学校再次面临停课。

转过年来一开学,学校安排我们班学工,地点在小东门,学工内容是盖一栋职工家属宿舍楼,楼高5层,预制板顶,砖木结构。大楼的地基已经完工,第一层进入收尾阶段,施工单位是大铁分局建筑段。

当时我们班有40多人,分别居住在黑土巷、双塔寺等铁路沿线片区,工地离家比较远。班主任王老师把参加学工的同学分成若干小组,一组负责筛沙,二组负责搅拌,三组负责运输,四组负责其他事项。我和另外7个同学一组,每两人使用一辆装混凝土专用的铁皮三轮车推车,负责把搅拌好的混凝土运送到楼上。

学工的第一天,同学们早早地三五成群来到工地。工地面积不大,有三四个篮球场大小。在工地的中间放着一台混凝土搅拌机,工地的南侧堆放着沙子、水泥、砖等建材,工地的北侧摆放着脚手架,还有筛豆罗沙用的大筛子。工地西边放着一大堆浸泡好的石灰。整个施工工地被工人师傅用铁丝围了起来,有几个地方还插上了红旗,显得有几分喜庆。

情系故人

父亲的坎坷人生

刘关文

农历四月二十八是我父亲的生日。从父亲跨入耄耋之年起,我每年都要回到代县老家给父亲过生日。父亲于2006年因病辞世,享年93岁。悠悠15载,春复秋往,父亲的音容笑貌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。

父亲是寒门之子,一生坎坷。小时候经常寄住在他的外祖父家,12岁时已能帮助外祖父种地。到20岁时,父亲怀揣梦想,背井离乡“走口外”,艰难地步行12天,来到内蒙古大草原打工谋生,在河套种麦子,在麓城行磨面粉,在五拉地放骆驼……不知洒过多少辛勤的汗水,流过多少心酸的眼泪。

直到27岁那年,父亲回到了老家,成家立业。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,买了一处老房院,因为破旧不堪,村里没人买。就在这“危房”里,父母亲先后养育我们兄弟姐妹5个成长、成人。

父亲身材魁梧,从小练就了种地的“十八般武艺”,后来成为村里的种田能手。春天,播种时节,父亲是耨耨高手,播种均匀,深度适宜,出苗率高;冬天,父亲不畏严寒,与伙伴徒步赶着骡马,去原平官地煤窑驮炭,起五更,睡半夜,一走就是三四天。

由于家境贫寒,父亲没有上过学,希望自己的儿女们都能上学,都有文化。父母亲勒紧裤腰带,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,我们兄弟姊妹中,三个读完高中。

放军,雄纠纠气昂昂地向树林走去。

到了树林,我们把沥青抹在竹竿头上,看准树上的蝉,慢慢从树缝里伸上去,在蝉的后背处停上一两秒钟,看蝉没有防备,照准它的后背粘上去,蝉只顾着快快乐乐唱歌,做梦也没想到祸从“地升”,被沥青粘了个结结实实,任凭它怎么扑扇翅膀也飞不了了,只好在哀叫声中被我们抓进玻璃瓶里。但这也不是百发百中,因为竹竿长,伸到枝头难免晃动,稍微偏一点儿,惊动了蝉,蝉就会尖叫着飞到别的树上,那叫声似乎更大了,我想它一定是在嘲笑我们。我们呢,前功尽弃,只有揉揉举困了的胳膊,重新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
树林里的蝉很多,有时一个中午,我们轮番上阵,就能捕二三十只,这些蝉大多被我们吃了。我们把蝉的腹部去掉,只留下它胸腔里的肉,那是纯瘦的,又红又嫩,在锅里放上油,大火一炒,闻着香,吃起来更香。有时捕的蝉少,不值得炒,我们就把蝉送到鸡舍里。大公鸡看到了“荤菜”,一个个伸长脖子,几口就是一个,饱饱地美餐一顿。

方仲平

庆。

工人师傅娴熟的盖楼房技术令同学们十分钦佩。从一楼往二楼运砖时,师傅们两人一组手拿木头锹,铲起一块砖头,从一楼往二楼一扔,二楼的师傅手一伸接住砖头往身边一放,再等着接下一块砖。砌外墙的时候,为保证施工质量,师傅们拿一截线绳,一头拴一块小石头,另一头缠在手指上,然后提起来作吊线坠使用。不少同学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,学会了扔砖,学会了吊线坠的使用,了解了施工质量验收办法,学工取得了很大的收获。

经过一个月学工实践,我们班参与建筑的第二层顺利完工。据了解情况的工人师傅讲,我们班盖楼的速度是目前已经学过工的班级中最快的,质量也是最好的。听了工人师傅们的夸奖,同学们感到非常自豪。



在太原工地上学盖楼房